

精神分析系列

MoShaDe JieXi 抹杀的解析

精神分析小说集

李孟潮◎著

谋杀犹如时间，
抹去一切存在

精神分析系列

抹杀的解析

MoShaDeJieXi

——精神分析小说集

李孟潮◎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抹杀的解析:精神分析小说集/李孟潮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6

(精神分析系列)

ISBN 978-7-212-03914-1

I. ①抹…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6190号

抹杀的解析:精神分析小说集

李孟潮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张 旻 郑世彦

封面设计:陈 爽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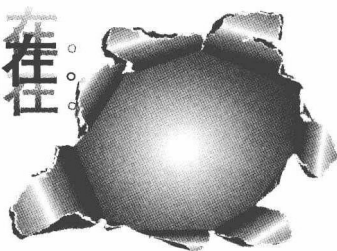
版次: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978-7-212-03914-1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谋杀犹如时间，抹去一切存在。



目 录

1. 地图	/ 001
2. 杀机	/ 011
3. 解梦	/ 020
4. 若希	/ 030
5. 粪土	/ 040
6. 双死	/ 049
7. 耳环	/ 062
8. 纵火	/ 072
9. 绑架	/ 085
10. 杀机	/ 102
11. 天阉	/ 115
12. 知良	/ 131
13. 弱者	/ 148
14. 天使	/ 198
15. 重叠	/ 225
16. 夜行	/ 243
后 记	/ 287

地 图

四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众目睽睽之下，心理医生朱丹心被几个警察塞进一辆警车，呼啸而去。

左邻右舍议论纷纷：“小朱这人平常挺老实的啊，这次是犯什么事儿了？”

满脸长满红彤彤青春豆的雷奎愤愤地说：“还能有什么事情，还不是和那些找他的漂亮女人乱搞，你说说，那些女人那么高级、那么漂亮，凭什么一星期就要去那个脏兮兮的心理医院看那小白脸朱丹心一次？还要交钱？凭什么啊？肯定是和他有一腿嘛！”

说完愤愤地朝地下吐了一口痰，饱含着不平和妒忌。

朱丹心望着马知良紧锁的眉头，笑了。

“原来是这事啊？我还以为我犯案了。”

马知良从美国回来，参观完大名鼎鼎 FBI 的行为科学部后，对美国人借助精神分析家的心理轮廓描述破案技术推崇备至。

正好这次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就把朱丹心请来了。

案子缘起于四月之前的一天清晨，在正义路百货商场露台上，有人用长绳子拴了一个女人头挂在上面，幸亏被早起的治安人员发现了，才没造成群众的恐慌。

一月之后，又有人在一家发廊的招牌上挂上了女人的乳房和下身，用针线把它们缝在一起，把发廊老板都吓跑了。

那个老板走前还对警察发誓说，如果他再来此市做生意，就让他立即肝脑涂地、横尸街头。



就在一周之前，一截人体的腰部又被挂在了一家超市的入口处，这一次被很多人都看到了。

这一截人的腰部被仔细清洗过，整具腰部被划得就如超市卖的鱿鱼卷一般。

“这是一桩连环杀人案，鉴定发现，这三截尸体是三个不同女人的。”马知良皱着眉头说，“这个人很可能是心理变态，我们找您来，就是需要您用您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们，这个罪犯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需要所有的资料，你这里连法医的鉴定报告都没有。”朱丹心指着薄薄的卷宗不满地说。

马处长考虑了一会，说：“行，不过您要保密，这是纪律。”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朱丹心冷冷地说。

四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心理轮廓描述报告放在了马处长的办公桌上。

三天之后，朱丹心又被呼啸的警车带到了公安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一群警察左歪右倒。

上楼的时候，马知良告诉朱丹心，他觉得报告很有价值，可是太专业了，底下的人看不懂，希望这一次朱丹心能解释解释，同时也更多地协助侦破工作。

朱丹心看看警察们疲惫的脸和讥讽的眼神，知道警察们不是看不懂报告，而是不相信他。

他说：“正如我们知道的，虽然罪犯形形色色，但他们都有类似的特点，所以总结许多犯罪行为的共有特点，可以帮助我们侦破案件和预测犯罪。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数据库。”

“我们国家也建立了这样的数据库。”马知良插话说，“但像这样的案子，目前我们的数据还太少。”

“对我来说，罪犯这样的人并不罕见。”朱丹心慢条斯理地说。

“我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和这个罪犯心理结构相似的人。他们都是正常

人,甚至是成功的,有些人就是警察。

但当我进入他们潜意识的深处,进入他们心灵最黑暗的角落的时候,一幅幅和这几起谋杀很相近的情景就会呈现在我的眼前。

其实,罪犯和我们很相似的,如果我们不受法律、道德的约束,我们完全可能做出和罪犯一模一样的事情。”

警察们有的瞪大了眼睛,有的面带不屑的讥笑。

“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都充满了兽性。罪犯和正常人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兽性付诸行动了。

所以,只要了解人类的潜意识,就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轮廓。

这个罪犯对大家来说很陌生,对我来说却像个老朋友。我已经在人们的梦中、幻想中,无数次地见到过这样的犯罪场景。”

“罪犯隐藏在你的病人中?”黑黑的法医兰坡两眼放光认真地问,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也许吧。我的意思是我这次做的工作和临床工作是相反的。临床工作中,我首先看到一个人,然后了解他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再帮助他唤醒人性的力量,把他的兽性行为转化为建设性的行为。

而这一次是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断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个相反的过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罪犯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丹心顿了一顿,若有所思地看着一柱透过窗帘照到地上的光,春天的阳光中无数灰尘如芸芸众生在翩翩起舞。

他的声音缓缓响起——

“我相信,我们肯定能够抓住这个罪犯,因为他很希望我们抓住他,他甚至有些不耐烦了,对于我们还没有抓住他。

其实,绝大部分罪犯都会留下破案的线索,等待我们去抓住他,也就是说,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被抓住。”

几个警官有些坐立不安,正准备窃窃私语,却被朱丹心突然提高的声音吸引住了。

“大家可能觉得难理解。其实这很简单。大家想一想,一个连环杀手,能够杀很多人而又没被抓住。

这说明他身上有两种能力,他能够把自己残暴的兽性动机实现,这说明他具有杀戮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实现除了要具有体力以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技巧和智慧。



同时,他还具有第二种能力,就是逃避、隐藏的能力。

我们往往只看到他残暴的兽性,而忽略了他的智力、技巧、逃遁的能力,这些东西是他的人性,是人类社会赋予他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头野兽、一个白痴、一个不走运的接二连三过失杀人的倒霉鬼。他受过教育和培养,这些培养让他具备了杀害和逃逸的能力。

根据犯罪轨迹推断和法医报告,我们看得出,这个罪犯是个成年人,男性。大家可能觉得这些信息太少,但这是我们获得更多信息的开始。

他是男的,成年,这两点是我进行心理轮廓描述的基础。

一个成年男人必然有人性,即便这种人性是残缺不全的。他要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话,就不可能在人世间生活,更谈不上具备这次犯罪所需的技能和条件了。

什么叫他有人性呢?就是说他有良心,他有道德感,他有罪恶感,他会忏悔,这正是我们能抓住他的依据。

他犯罪的时候,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兽性冲动潮水般涌现出来,控制了他的行为,就像我们做梦一样,这时候,他的道德和良心被压抑了,压抑到潜意识中,但被压抑的道德和良心还要表现自己,要阻止他的犯罪。

罪犯的道德和良心会让他们在犯罪过程中不经意地留下蛛丝马迹,沿着这些道德和良心——也就是专业术语所说的超我——留下的轨迹,我们就可以抓住罪犯。好,我们来看看这些轨迹体现在哪些地方!”

朱丹心举起一张照片。

“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这个罪犯——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手段、受害人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关注的犯罪手段。

大家看,三个受害人的尸体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带一点血迹,而法医报告也告诉我们,尸体上的刀口都是很细致的,特别是最后一具,每一刀都是沿着肌肉的纹理走的,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很细致、耐心,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很愤怒地乱捅。

他很可能有虐待狂和恋尸癖倾向。这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的假设。

还有一个特点,被杀的三个人都只出现了他们尸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尸。

这一点让我进一步肯定他是一个虐待狂,很多虐待狂都只对人个别器官

感兴趣，如乳房、阴茎、肛门、腋窝，等等，他们不能够爱整体的人，只能和一个人的一部分打交道，所以他们感觉是在虐待一个器官，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再来看出现的这些残肢的情况，第一具尸体出现的是头，但是头上的眼睛被剝掉了。这是罪犯的潜意识发出的一个信号。

相信他在处理尸体的时候感到极度兴奋，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头在人们心目中总是象征着权威和男性气质，如父亲、老师、法律、警察等，他这种砍头的行为象征着他权威的愤怒，他可能深恨这一个或几个权威。

而被剝掉的眼睛就是他的超我留下的轨迹，眼睛象征着督察、监视、良心。他的道德感让他无法忍受犯罪时受到别人注视的焦虑，他必须把眼睛挖掉来释放这种焦虑。

他在挖眼睛的时候并不像后来的暴力行为那么气定神闲、精力集中，这从那些混乱的刀痕可以看出来。他可能保存了这双眼睛，这是他战胜权威的战利品。”

朱丹心喝了口水，皱着眉头拿起来第二张照片。

“我们来看第二位受害者，这次出现的是乳房和阴道，都是性器官。

其含义是很明显的，他做的事情和性冲动有关。

施虐狂的性冲动往往是通过攻击他人得以满足的。

所以我估计这一次他从杀人和肢解尸体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愤怒的释放，更多的是性欲的满足。

他的超我在这里又留下了痕迹，就是他把这两件东西缝合在了一起。

我知道大家曾经检验过缝合线的产地以及近期手术刀具的出售情况，但这是徒劳的。他为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他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想象过这件事。不会留下常规的疏忽的。

他把两个性器官缝合在一起，体现了他的一种融合的欲望。

他意识到自己只对人的某一个器官感兴趣的欲望是不正常的，他想要改变。

可惜的是，他改变的方式更加幼稚——融合是一种婴儿的愿望。他在这方面很幼稚，他希望女人的性器官都长在一起，让他很容易就得到满足，他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总等着妈妈替他安排好一切。”

朱丹心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接着说：“法医在乳房和阴道上发现了多处



细小的钝挫伤和摩擦伤,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伤痕是他的牙齿和阴茎留下的。

好,第三个受害者。

这一次他更加谨慎、更加细致,他用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来雕刻这一截腰部。这一次他那施虐狂的本质表露了出来,他前两次表现出的是愤怒、害羞、爱、性等,这些情感在施虐狂的内心,都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展开的——控制。

腰部是控制人体活动的枢纽,所以这一次他真正找到了自己欲望的目标——控制感。

不幸的是,当他找准自己欲望目标的时候,也是他人性几乎要彻底泯灭的时候。我在这一具尸体上,没有发现他的超我留下的轨迹。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他雕刻尸体的时候,他的超我的确留下了痕迹,这很可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口或一个小小的标记——一朵花什么的。

但随即,罪犯就看到了这个轨迹,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活动,只是觉得这个记号看上去很不舒服,然后他沉思一会儿,就把这个记号更改了。

我在这具尸体上看到了两处这样修饰的痕迹。

犯罪手段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我们接着来看看受害人的情况。

我们知道,三个受害人都是女人,据调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三个女人都是外地来的卖淫女。

这是让我感到意外的,一般来说,像这种极度狂暴的施虐杀人狂更容易攻击男性,因为这更能满足他的控制感。而他攻击的却是女人,而且是卖淫女。

受害人的特征往往就是罪犯欲望对象的特征,因为他要通过犯罪得到日常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罪犯想要控制的是妓女,这提示我们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很有可能是被一个妓女般的人物控制着。”

“我早就说过,要到红灯区找这个家伙!”兰坡兴奋地说。

“哦,不要急,这里的妓女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在性倒错患者的心目中——施虐狂是性倒错的一种,我刚才说漏了——妓女和母亲有类似点,这很难理解,不过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行了。他很可能是在反抗母亲的控制。

现在来看第三方面——犯罪时间,他从第一次杀人到现在有四到五个月时间,时间跨度是从冬季到春季,我估计在他杀前两个人的时候心情都是很

郁闷的，冬天是抑郁症的季节嘛。

从尸体出现的时间来看，我并没有发现什么规律，也许他再多杀几个人我就能在犯罪时间上发现他的破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对吧？”

几个警察干笑了几声，他们觉得朱丹心这个笑话实在太蹩脚。

“但没关系，其实犯罪暴露自己都是在最不容易注意到的细节，当然，这些细节也是我们容易遗漏的。

这个罪犯的犯罪地点泄漏了他的秘密。

我一开始就说，他希望我们抓住他。是的，他为什么要把尸体挂出来呢？他是在示威，他要告诉人们，看看，我多有本事，我能够控制这一切，而又不让警察抓住我。

但是，他悬挂尸体的地点就已经泄漏了他的秘密。

我们先来看三个受害人经常去的卖淫地点，她们都是‘野鸡’，三个人常去的地方分别是春兴路、金碧路、文圣路。”

朱丹心转过身，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联合成了一个三角形。

“一个虐待狂需要的是控制感，而我们面对的这个人同时还充满了幻想和胆怯，可能还是妈妈的好宝宝，他不会离开家几百公里去杀人的，他的家很可能就在这三角形内。

但我们还不能肯定，这三个受害人是不是就是失踪的三个卖淫女；这三个卖淫女的卖淫地点也时常变动，我们也不能肯定他们就是在春兴路、金碧路、文圣路这三个地方遇到罪犯的。

但接着，我们的罪犯不耐烦了，他要显示自己，就在他选择悬挂他的战利品的时候，他的超我泄密了，三个发现尸体的地方分别是正义路、天甘路和兴江路。”

朱丹心又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

“他就在这里面。”朱丹心把总共六个圈点连成了一个光滑的圆圈，刚才的三角形内接于圆。朱丹心用笔朝圆心点了点。

“其实，说他像野兽不如说像孩子更确切，他需要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又没有勇气和力量实现他的控制欲望，只好用这种变态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既被宠坏了又被管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很暴躁又很胆怯——”

朱丹心忧心忡忡地看着警官们。

马知良扭扭脖子说：“丹心同志，不必担心！别说他是个人，他就算是个鬼，只要你给我们画出他的原型，我们也有办法把他抓来。”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你们要找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吧!”朱丹心皱着眉头拿起了他的报告。

“第一,男性,25岁左右。

男性不用说,他这种虐待行为出现的高峰往往是男性性欲高峰开始衰退的时候,一般来说,是25岁和35岁,不过我认为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潜伏到35岁还没有被发现。

第二,他会穿西装或比较正式的夹克,大多数时候穿正式的西裤,很重视打扮和礼节,女人会觉得他是个具有绅士风度的人,因为他是个拘谨、严肃、苛刻的人。他会在衣着的细节上体现出他的叛逆和反控制,比如不打领带,扣子扣错了,不拉拉链,等等。

第三,他不会留胡子,面部肌肉僵硬,目光坚定但不敢正视别人,他走路的姿势也会很不自然。这是他个性特征在身体上的显露,大家不好理解僵硬这个词的话,可以看看希特勒的相片,希特勒和我们这位朋友性格很有些相似呢。

第四,他肯定未婚。这从他对性的态度,他炫耀自己的方式可以看出来。他会有一些满足性欲的独特方式,如看色情图片、偷窥等,在这些方式中他有完全的控制权。

第五,他的教育状况:至少高中以上。”

“等一等。”长着娃娃脸的兰坡说,“朱医生,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根据FBI的数据库,虐待杀人狂大多数都是低文化水平的,很少有高中以上的,你怎么这么说呢?”

“哦,是这样的。他这样的性格如果在美国,肯定是进不了大学的,因为他太过古板、僵化了,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他的性格很适合我们国家的填鸭式教育。”

“小兰,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马知良慈祥地说,“在德国这样的罪犯就都是高文化水准的。”

“第六,他的性格很适合做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所以我估计他会是个技术员一类的,但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他也有可能做其他工作,但会有一项特殊的和机械有关的爱好。

第七,他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朋友,和上级关系一般,领导可能觉得他不错,但他对领导是很不满的。

第八,这虽然是他第一次进入警方的视线,但很有可能他以前就暴露过

一些问题,如性骚扰。

第九,他应该是本地人,而不是外地民工或最近来本地的民工。

第十,他很有可能是近视眼,他会配黑色厚边的树脂眼镜。

第十一,他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他,不能肯定他是否和母亲住在一起,但显然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母亲应该还活着。

.....”

朱丹心讲完后,马知良站起来,盯着地图上的小红圈喃喃自语:“十多条特征,这么小的范围,抓住他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是吗?”

三个星期后,朱丹心又坐到了马知良的办公室里。

嫌犯很快就找到了,他叫马俊,26岁,大学毕业后在汉春市中兴大学附属医学院任解剖教研室的助教,之所以能够留校,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去做解剖尸体这一行。

他的确总是穿西装,但常常忘记打领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黄色杂志,据反映,他可能还有奸尸的行为。

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不错,说他很扎实,就是太孤僻、太死板。

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失踪了,母亲十多年前眼瞎了,与他相依为命。

在他的卧室里发现了大量的死人头盖骨、用防腐剂泡着的人体器官标本。其中一个标本就是一双眼睛,是一号受害人的。

一切证据都说明马俊是犯罪嫌疑人。

警方遇到的问题是马俊成了锯嘴葫芦。

审讯录音中只听到马警官的咆哮声和偶尔穿插其中的马俊的咳嗽声。

“他需要的是尊重,乃至尊敬。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威胁和减刑的利诱对他是没用的。

很多施虐狂都会把自己当做施虐对象,这时候,他又表现出受虐的特性,所以,我们总是说施虐-受虐狂,把它们连起来。

受虐就是自虐,自虐和自杀也差不了多少。你们只要尊重他,让他知道只要他说出谋杀的经过就可以控制他。他就会开口的。”

朱丹心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急忙告辞。



后来马俊终于开口了。报纸上报道了整个案件。

朱丹心看着报纸,突然想起了那天自己为什么突然烦躁了。

当时他看到马知良的右手食指习惯性地前后摆动,就像抽搐一样。

那是个扣扳机的动作,朱丹心一下子明白过来。

春日的夕阳落到了高楼之后,朱丹心的房间黑了下来,他便拎开了台灯。

杀机

春城和汉城隔江相望。

春城以前不过是个小村庄。近些年突然富了起来。外地人不知情，春城人却都知道，这个城市的财富积累来源于三大地下支柱产业：走私、卖淫、贩毒。

春城很美丽，一尘不染，空气清新。

汉城却很脏。

汉城在明朝的时候曾经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极为繁华。

而如今，它破旧而败落，汉城的特产是：农民出身的官僚、一事无成的秀才和打扮洋气实则土气的二流子。

十五年前，春城和汉城合并成一个城市。人们讨论城市名字时，首先想到了叫春汉市，但后来发觉这个名字含义太过性感，就改名叫汉春市。

没过几年，很多汉城人跑来春城这边，汉城快成了一座空城。

春风卷过汉城的街巷，呜呜作响，像吹在空虚的山谷中。

马凡丽那天晚上正走在汉城的一条小巷中。她刚从她那体力充沛的第五任男友的卧室出来，感觉很疲惫。

路边是一个寂静的工地，黄色的灯光懒洋洋地照在她美丽的面庞上。

前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口哨声，让马凡丽感觉自己并不孤单。



随着哨声走来一条黑影，那人裹在一件黑色风衣里。

急促的脚步和马凡丽缓慢的脚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黑影差点碰到了马凡丽的怀中。

马凡丽忙闪开，正想大骂，突然看见黑色的风衣展开，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

尖叫、追逐、鲜血、纠缠……

马凡丽一边哭泣，一边用手摸着自己包扎好了的脸庞。

警官不耐烦地问：“哭够了没有？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马凡丽抬起头竭力思索，工地、黄色的灯光、急促和缓慢的脚步声显得有一种奇妙的、相反相成的节奏感，就像奇妙的多声部的合唱。

对，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从何而来呢？

“我想起来了，他朝我走来的时候，吹口哨，哼着一首歌。”

“什么样的歌？”

“就这样的……”

笔录的警官不会记谱，就用省略号代替了。

马凡丽走出警察局，像折翅的小鸟坠地一般飞速地扑向情人的怀抱。哭。

“毁容了，怎么办啦？”

“没关系，可以修复的。”

“要是我真毁容了呢？你还爱我吗？”

“爱——”腻腻的。

吻。

“痛！”马凡丽的尖叫在夜空中飘荡。

二

马知良把地图上的六个小红点连起来，连成了一个歪歪曲曲的多边形，几乎覆盖了整个汉春市市区。皱眉，叹气。

“马处长！”朱丹心推门而入。

马知良一指桌子上的档案，“六个案子，都是女的，一个死了，一个重伤，四个轻伤。”